東平尉公遺稿 全

東平尉遺稿

詩

隆武堂賡進韻 戊寅九月

巍然隆武堂前對白雲峰晩節知寒菊貞直見霜松
法醞才罷地 宸章意更濃 厚恩無以報只期不
苟容

綾原大君還葬挽 己巳 以下俱挽詞

孝廟哀臨若陽晨追惟往事倍傷神佳城幸得牛眠
兆吉地重看馬鬣新爲善終始能享福居家謹飭自
持身疏榮 聖澤同前後幽顯應知感泣均

綾原大君諱俌 元宗第二子 仁祖母弟也丙申卒壽五十九 孝廟臨喪有五子孫曾甚多

海寧君伋挽 庚午

身處 王孫貴謙恭志益卑效忠曾執靮優老更陞資謝世驚殘夢承家有令兒舊儀難再見臨挽不勝悲 海寧 宣祖王子仁城君子也丙子扈駕南漢年七十 上念其老陞資兼都摠管有八子

蓬川君鄭公之翼挽 辛未

懿矣吾宗老平生隱德持孝親純愛敬敦睦極仁慈守拙曾無競收神得自頤分明積善報詎道理難知

又

遠追前人烈方膺墓境榮百年祈永享二豎遽先嬰

宗族凋零危餘生感愴情松楸他日路無復有逢迎

靈豐君 湜 挽 壬申

元廟親孫位列尊 四朝終始有殊恩為文早得三冬讀盡孝能敦百行源下壽六旬如夢幻重泉千古閟精魂傷心病負都門哭哀挽題來淚欲痕

靈豐綾原大君側室子也階從一品能文善詩以孝於嫡母見稱於世

朗善君 俁 挽 癸酉

昭敬王孫衍本支黑頭犀玉極崇資一心平日殫誠處三紀先山樹石時義篆桼階兼妙絶版書碑刻遍公私哀榮存沒無遺憾 聖主深恩出等夷

朗善 宣祖王子仁興君長子也秩視大匡三受
專對之 命為其先親圖不朽四十年間立碑埋
誌刻石記版至死
不已壽五十七

張淮陽 善冲 挽

德水華宗世所尊尚書餘慶屬賢孫僧虔戲鳳延佳
譽和季潛龍有舊恩當代薦調仍宦達居家孝悌素
躬敦五年睽阻成長誄俯仰傷心自淚痕

淮陽判書雲翼之孫谿谷相公之猶子 仁宣大
妃之從弟也受學於谿谷少有聲譽公卿交薦官
至三品 孝廟以同庚之故潛邸時甚相親愛 和
季劉弘字光武同閈同庚公壽七十五有三子

安嬪慶州李氏挽

寧故松柏望中青尚記當年詠小星 聖祖繩規躬

佩服兩朝恩禮冠宮庭沁園同兆天如待寗宅符
祥地效靈想得重泉應有感 綠綸懇惻涕堪零

安嬪孝宗後宮兩淑寧翁主之母也當宁恩禮不替賵問絡繹再度致祭別下備忘

鄭高陽 昌徵 室內洪氏挽 甲戌

蚤受名家訓于歸相國門崩城曾泣血隕璧幾傷魂
惠渥隨丹誥榮光動壽樽沁園無限痛春盡北堂萱

洪氏丙子鄭士翼漢之女鄭右相維城之冢婦子曰寅平尉齊賢寅平先卒公主孝事四十年榮養備至以寅平貴推恩封貞敬夫人

李右相 行遠 繼配韓氏挽

昔我先君子燕行相國同慣聞鞶戒豎歸說壼儀豐

海屋籌偏永孫穠樂更融雙珠雙紉會應續九泉中

李公以賓客先君左相公以輔德陪昭顯世子留瀋陽故情分甚厚先君得聞夫人有婦德歸語於子弟輩夫人壽八十六二男先逝諸孫終孝

樂善君 澝 挽 乙亥

寧陵貴介弟當宁最尊行敬慎裦循實優蕃禮異常舉哀臨鳳闕營葬錫牛岡 聖澤深如海泉臺白日光

趙僉知 揆 挽 丙子

世閥留前史生平只可論芳名蓮榻在遺跡 寢園存履舃老陞緋玉傳徽有子孫送終須月俸泉下亦

君恩 僉知閑國功臣浚之後筮仕至八十陞僉知

李生必成挽

公內於吾母行爲五寸親地雖相去遠書得寄來頻

幽趣存三畝遐齡近七旬盈庭蘭玉秀天報可徵仁

我外祖考南公伯氏諱泂女壻金洽洽壻爲李必成三子一女享年六十八

淑徽公主挽

恭惟孝顯友慈均當宁敦親愛出倫玉趾

悲勞躬問疾黃門將命劇須珍奎章志喜追前

夏寶藻興哀卽此辰沁水瑕邱皆聖賜舊恩新

渥耀千春

公主 孝廟第三女也 下嫁寅平尉鄭公齊賢寅平卒逝一男長而又逝公主悲哀成疾四月病甚六月 上聞疾少差製述喜詩手寫以賜十月卒上親祭文遣女官以祭之寅平葬地即高陽故郡顯廟所賜也

䄙嬪朴氏挽 癸未

周宮早詠小星詩命婦班中一品資 賜宅無華仍舊貫 聖朝崇儉仰弘規病来 廑念醫治際沒後哀綸歛襚時欝欝青山開吉兆千秋 恩澤永昭垂

朴氏當午後宮有子方五歲 上命名昍音喧封延齡君及題主時傳旨題

金正郎 字樑 挽

親炙非專戚誼存輸誠寫悃此心敦端良不得禔躬

力芘昧誰徵福善言蘭隕庭前長積恨桂生墳上始

銷寃人間孤露身如寄撫古傷今自淚痕

正郎我外祖母男弟之孫也善文而不得題名紅紙有子而不得終孝有弟曰宇杭方爲吏忝

黃生道行挽

吾祖姒親屬惟夫公一人如今又承訃戀舊倍傷神

餘慶留雙壁遐齡近九旬東園秋色好何處覓芳塵

黃公我祖姒五寸姪也壽八十六二男四女内外孫十二人家有園林溪澗之勝

權判書愈挽官禮判文衡耆社三子一女

侍衛聯班數慇勤待我親枉臨多厚意躬謝擬他辰

嶺海初回玟湖山竟返轜文衡與宗伯冥莫隔千春

申生碩老挽 下又有一首一疑代人作

一男雖殀餘三子七袠猶稀况八旬想得葭莩平日誼廣陵秋色倍傷神 申生我外祖季氏閔孟山迪哲之女壻居陽智秋溪

具進士 鼎相挽 乙酉

恭惟 昭顯邸有女歸名族纔看玉雪兒旋失爺孃育 孝廟憐早孤撫頂慈愛篤錫與 日便蕃 眷顧恩至渥毛骨異凡兒嶄然見頭角仍學舉子業擢蓮謁長樂 東朝喜兼悲賜對話宿昔筮仕自有梯雲路期通籍流光倏難駐一醉同玄石贈賵出內帑九原應感激

昭顯世子長女歸具鳳章夫妻俱沒後追贈綾山副尉慶淑郡主有一子曰昌相生未久而父母沒故孝廟特加愛憐司馬應榜日莊烈趙大妃引見悲喜嗜酒成疾五十二卒有三子

李同知 世翊 挽 同知我高祖外玄孫

八袠遐齡五福全蒼顏華髮地行仙名揚鈔歲登龍日榮耀 先朝戴多年待漏銀臺泥誥煥升班樞府渥恩宣儵然長逝無餘憾賦誼深來涕自漣

李守 萬徵 再室李氏挽 丙戌

居常吾子婦歸說淑人儀嫻睦家風在柔嘉壼範宜遐齡優食報餘慶樂含飴遽抱枯魚痛空教弔鶴悲

金積城 壽徵 挽 退憂文谷兩公庶弟

昔拜退憂公亟稱吾弟賢在家分常守在官心罙虔
余管司導寺君時備郎員因官始識面相國言誠然
日余往松楸重逢嶺海邊別来今幾時霜髮已滿顛
阻音纔隔歲幽閒忽来傳懷曩倍悽惻流光同逝川

元兵使 德徵 挽

有繼榮高爵無頹謹約聲方將壯鎖鑰遽忽鈹干城
禁直同陪衛遼行見送迎城西哭歸櫬人事獨傷情
元令之父相為平安兵使統制使元令繼為此職不墜廉約之聲余乙酉赴燕丙戌春返 命元令在平安兵營送迎未幾卒

李淳昌 遇輝 挽 丁亥

同里同庚誼過從數十年每欽筋力健爭道子孫賢
餘慶他時在遺芬幾邑傳存亡垂老感臨挽一潸然
李淳昌李右相濡李父也家壽進坊與余門巷相對又同戊子生有四子五孫

趙海州持恒挽 浦渚翼孫

兩祖曾同榻追惟舊誼敦襟期開款曲牘閱荷頻繁
天報看年爵家聲托子孫存亡獨有感臨挽淚成痕

徐判書文裕挽

兩家同閑自先人轉覺交情世世親班長春曹追曳
履憲府烏府想垂紳卿衛正喜膺餘慶壽筭還嗟欠
六旬白首相公空撫櫬四隣嗚咽亦沾巾

判書達城尉之孫判書大人與我先君交誼不泛判書享年五十七有二男宗玉宗璧

黃生鐏挽 戊子

永春公我外先祖騎省承徽舊業傳堪惜二郎終不祿無兒無命又無年 永春公諱琇余祖妣之祖考鐏卽永春公四代孫也

吳抱川斗庚挽

同庚兩家誼世好自相親孤露悲何極遺風喜相遵京司威猾吏畿邑惠饑民往跡成春夢題詞自濕巾 吳君知事翻次子也知事公與我先君同壬寅生故吾家兄弟尊敬之抱川壬午生壽六十七

又 一首疑爲代人作

昔子先君子與吾家大人生同壬寅歲自少情相親

两世交不替悲歡雙鬓銀喜公承舊業餘慶在貳身
隷院東猾吏畿邑賑饑民幽閑来何遽往来跡己陳
倐忽人間世流光餘六旬居遠失躬吊臨挽自沾巾

鄭僉知 行百 挽 辛卯

壽福人間世如公更有誰推 恩三品職傳業四男
兒美政桐鄉在閑情粟里追吾宗諸老逝臨挽涕沾
頤 僉知故大司諫之虎子翼惠公七代孫於吾為十 四寸兄歷内外職八十陞堂上卒生四男三女

黄水使 震文 挽 壬辰

外寄專戎閫中調直禁廬衰年神尚旺妙射藝無虚
却謝卿班綵長歸野老居榮名善終始似讀古人書

瀛昌君 沉 挽

眷遇超公族勤勞守 國陵榮光諸子貴福祿暮年增七耋嗟何餒 重宸悼不勝送終皆 聖賜泉下渥恩加 君守 宣廟曾孫仁城君珙孫 顯廟大喪為陵官三赴燕京有三子皆從二品

任監司 胤元 挽 監司一子守迪生子四五人

鋤祛畦畛色辭溫完福人生積德門楣蔭聯芳兄及弟蘭芽播馥子兼孫八添花甲年猶壽三長徽司爵亦尊環衛趨班如昨日幾回懷曩暗傷魂

尹判書 世紀 挽

妖舌難避 聖主明頭銜依舊荷 恩榮台垣西壁

兼宣惠漢水南城復掌兵纔見征轅隨片旐遽聞神
劒會延平春輝未報身先逝誰向高堂慰此情
判書故判義禁增第二子經兵判叅贊守禦使往會夫人朴氏葬葬日奄逝壽六十六有繼母年迫八十判書以善事繼母見稱於人容李栻賤孽妖急因事怨公誣告公反 上燭其奸誅栻以正法待公益加於前復以叅贊惠堂守禦使授之聞者皆感歎

趙叅判咸明夫人李氏挽 癸巳

海上蟠桃結遐齡八十年踈榮丹誥疊馳慶彩衣鮮
正擬専城養俄驚壽曜淪凄涼鹿門下雙劒會新阡
夫人故朔寧郡守李山責女也壽八十一二子二女內外孫曾二十四人

洪領相命夏繼配尹夫人挽

相國騎箕閱幾春故家猶見壼儀純躬持清白傳三世膝置曾玄享八旬 聖代殊恩頒廩厚暮年隆養奉輿頻門前每歎槐陰冷益愴星躔婺彩淪

沂川洪相顯廟朝相臣也前夫人申氏二男一女尹夫人二男壽八十夫人判書以道妹也

徐金川文淑挽甲午

僚寀周旋共一司居家孝行慣聞知常供旨灦調親饌必致謳歌侑壽卮逮至雷封之任日更增風樹不停悲春光依舊承歡地寂寞空堂擁繐帷

金川故同知弘履第四子余為司導提調徐公為直長因與之識面慣聞孝事同知公狀

鄭統制弘佐挽

時平無地立功名惟著當官盡職誠我聞仁威完管轄廟堂綏急倚干城纔聞昇疾趨公召遽報歸真謝世榮淚濕白鬚偏感愴昔同騎竹里中行

李統制 昌肇 挽

關防昭代重三邊閫寄須公任獨賢不有鞱鈐傳隴業寧將牙纛作王氈分符暫借優閑地回甲終慳壽耈年宿衛輪番兼世好可憐揮淚望新阡

統制父親兵曹叅判御將世遴於余仲氏政丞公夫人爲男兄統制爲西北兵使有五子三女

臨陽君 桓 挽 乙未

敦宗禮異見羣臣同醉宮壺似陽晨惆悵人間餘白

首都門一哭自霑巾

臨陽 穆陵王子慶昌君之孫淸平君佺次子 仁祖王子樂善君取以爲子四赴燕京兼帶廚院宗簿提調都摠管奉所後母金氏榮養備至金氏今七十二歲云

又 一首疑爲代人作

崇資峻秩冠宗人爲是 當朝近屬親異域長程勞已著諸司兼管 寵眷新徵疴遽失靈丹效餘恨惟存寸草春厚賵東園分秘器渾家榮感奉 恩綸

李東萊 挽

雅望爭推玉署臣慈良名譽動簪紳屛藩重望騰輿誦氷孼淸操服遠人內行純深朝議舊亞卿追擢

聖恩新華池卯墓誠心護曾是吾先外裔親

東萊即韓山牧隱之後判書顯英之曾孫卒于東萊大臣以其居官廉儉居家行誼陳達贈亞卿

洪正 萬選 挽

恨未過從數常聞行誼純平居躬孝友累郡室清貧

下第寧非命為文早邁倫親疎共嗟惜公論在輿人

朴監司 紳 挽 壽七十八內外孫曾二十六人

早歲登高第清朝歷顯班威聲湖節按惠澤嶺轅攀

病卧中年厄家居十載閑追惟先誼篤老淚不禁潸

鄭金川 翊周 挽 壽七十三內外孫曾二十二人

夙闡科闈榜高名輒揭焉青萍嗟未售白首亦堪憐

選仕人稱晩治聲世共傳留看不食報玉樹挺庭前

全山君 深 挽

宣廟曾孫有幾人世稱爲善自天眞青氈遺業傳三
子玄鳥流光閱五旬密邇先山開吉兆荒凉故宅閴
芳塵白頭懐曩傷心處宿衛輪番似隔晨

李叅贊 彦綱 挽 丙申

青雲步武坦然高丹桂蟾宮折再遭政府儀曹殊
寵眷北轺東鷁積賢勞艶稱耆社方虛坐驚報沉痾
竟在膏世誼更兼庚契好白頭揮淚寢門號

黃正郎 應一 挽

何年題塔曲江遊往事悲涼雪滿頭扇枕遺風安陸

在璽褒佳政潁川留星回花甲齡猶壽庭茁蘭芳福

亦優自是外親情誼厚哭望東萊涕堪流

洪監司 重夏 挽

世好追陪祖子孫始終交勉此情敦謝家寶樹榮光

盛名邑甘棠政績存喜見亨衢方騁駕驚聞旅館遽

招魂含悲莫展輀前哭題寄哀辭自淚痕

監司之祖桂文為儀賓都事而為吾郎廳監司父叅判萬鍾及監司三世相識也監司卒于東營

李林川 湛 挽

友愛深情出等夷接隣如我最詳知任真天性人事

艶游藝壆書世共推兩邑分憂皆美政三珠傳業摠
佳兒白頭丞相長垂泣忍把何辭慰此悲

林川李相公濡之弟也兄弟友愛隣里稱之
壽六十五有三子

黃判書 欽 夫人挽 崔氏郡守繼雄女 下又有一首一疑代人作

婉德名門福祿全兒孫獻壽彩斑聯榮封更侈新華
誥盛禮重回舊醮筵南極明星方耀彩暮年琴瑟遽
停絃人間萬事皆無憾獨愴枯魚泣血漣

南叅議 廸明 挽 丁酉

開國元勳後承家赫業存幽蘭皆愛馥良玉最憐溫
棠棣聯雙萼簪纓耀一門窮通渾是命榮辱更何論

逸延亨衢阻治聲下邑喧三年忝六甲一子並諸孫
答子叨堂后時余近　至尊春臺初識面前席共
宣樽粤在旃蒙歲同驅節使轅炎凉凡幾變情義老
彌敦問疾雖開抱瀕危已澁言歸来猶在目倏忽遽
搖魂斷鴈悲何極枯魚血有痕城西留舊宅寒月淌
空軒

不佞與公初無面雅歲在甲戌春　上閱武于春
塘臺公時以堂后入侍余為別雲劒叨忝侍班共
飽天廚之饌者凡三日仍與之相識而伊後亦不
得相從尋或時馬上相逢不過揖鞭問寒暄而已

乙酉冬余忝上价公爲行臺同赴燕都六箇月而
復 命其在路也所經寺館如夷齊廟望海亭角
山寺之類未嘗不與之聯轡往觀居則對榻而坐
以至夜深秉燭公性旣和柔不爲表襮以是情意
欵欵兩無相隱殊不知客中之苦也自是愛公益
篤自不能忘公連倅北邊又莅東邑有人自東北
方来者若言公廉謹守法邊民稱頌則余聞而喜
甚及公佐貳秋曹郎吏言公能畏愼無私挽近所
無余又喜甚聞公有善未嘗不若已有之今夏聞
公爫解寧越印歸家即候之則神色換脫無復舊

時容顔余憂不能忘而余亦癃　駕溫泉添病而
歸不能以時往問有言公疾加劇者卽往候視執
而執手則公見余欣喜欲言而氣短不能言矣未
五日而公棄世嗚呼痛哉公葬若在由旬地則可
以臨壙見棺之入土而地旣復遠身又係官素心
莫遂曷勝愴恨棘人送紙求挽語而遺庶　之喪
才經成服悲哀中以詩律書送涉於相謳之吟恐
違禮制空還其紙則情甚缺然乃以俚語略論交
際始終書于別幅以示平日素志云

李判府事濡夫人魚氏挽

相公誠孝感蒼穹鄕里咸稱内助功諸侄撫憐均己
出六親欽艷說家風庭留雙壁榮宜遠筭踰稀齡報
亦豈他日瀧阡鐫翠石千秋婦德古人同
相公年七十三原任首揆夫人壽七十四有二子
二女內外孫男女十餘人

晉平君 澤 挽

王孫文彩自翩翩誠孝超倫雅操堅廉簡天廚監膳
日勤勞燕塞飲氷年籌慳遐壽神何意業繼佳兒慶
尙綿追憶同趨環衛列白頭裁挽倍悽然
今春陪扈在 行宮幽閒遽然到客中斂未憑棺悲
莫逮葬違臨壙恨無窮園林寂寞遺塵邈顔面依俙

舊跡空惆悵故邱丹旐返暮山烟樹起淒風

洪大諫禹寧挽

十年比舍情常好萬里聯轁誼益敦晉長薇垣方赴
命復綏澄閣遽招魂台南遺愛甘棠在謝家餘徽寶
樹蕃趨造候班違執紼白頭臨挽涕成痕

淑嬪海州崔氏挽戊戌

周南樛木頌謠喧鳴珮宵征奉 至尊班押宮嬪榮
已極化承 坤位徽恒存方期累載沉疴復俄報重
霄賓婺昏居室戒宏兼戒美 聖朝昭儉始終敦

儒川君鴻挽

王孫餘力閱神方一試青囊 玉體康 兩殿垂褒紆盛典百僚稱慶和 宸章職親 禁地趍卿列身侍 行宮荷寵光四紀年齡何倏忽病違攀紼淚成行儒川 宣廟王子慶昌君孫也 上患候危殆 諸醫束手儒川請進導水丸悽收神效 上喜甚告廟須賜 下 宸章以褒之搢紳皆和之趍資兼都摠管扈 駕溫泉錫賚優厚

李判書 元楨 還葬挽 年條未攷

旨承 王命伴燕行薄劣慚叨上价名共涉長途成厚分頻尋委巷荷深情風儀幾痛重泉隔墓草空傷十載經改卜眠牛移永宅可堪旋翣向新塋

黃判書 欽 夫人挽 一首又在上

誰料重牢慶翻成牧犢悲閨儀四隣說敦睦六親知
唑膝孫孺亞承顔彩服宜尚書無怛化福祿有如斯

申生頎老挽一首又在上

人生於此世享七亦云稀八袠已遐壽四男又繼徽
暮齡精尚旺朝薤露先晞追憶葭莩誼臨風涕一揮

鄭僉使之相挽乙亥 蓬川君之翼弟壽七十七

吾宗丈僉使公惟孝友于待人接物一以誠內外諸
族黨咸稱之早登虎榜官不過一邊鎭命也政官知
其賢惜其老將擬揔府郎先一日逝悲夫宗侄知公
㝡深而不閑詞律以一誄辭和淚瀉哀其辭曰

襲先祖慶名闡武科才優位卑命何奇耶有年稱壽
有子稱家從先人葬受祉猶多吹噓未逮悲悼轉加
九原茫茫雖恨奈何

洪高城 萬運 挽 曾為果川倅時来訪余兄弟於墓廬先墓有事則輒有顧助心常感激辛未五月在任喪出其兩弟送挽紙於余而余實不閒詞章以數語代草

守艱松楸頻承五馬之榮臨有事先墓輒蒙顧助之
至誼感德實深無日而忘而至於居家之克盡孝友
待人之不施表襮尤所景歎遽聞匍訃驚慟何言哀
挽之作義所不辭而本昧詞章實無以形容盛行者
奉還空幅慚靦而已

祭內舅南公文

嗚呼惟我舅氏壽七十七矣官四品矣有子矣有孫矣有曾玄矣公之得報施於天者斯已不歉而第公早颺文聲摘取小科又期以朝夕釋褐而公車之選竟屈而不售仁慈之惠只行於小縣褊郡則天之報施亦未可謂盡之矣吾慈氏春秋今八十公年次之季舅七十三矣一堂之內黃耇鶴髮相對融融三家子姓一心喜懼吾慈氏視公昆弟如少弱弟念舅氏之或飢而寒也分食與衣俾問安否未嘗間日自公

之逝哭泣過節小子所以寬譬而爲勉者無不至而
念公愈深眠食太減小子之憂遑煎悶已不可言而
公亦有知亦必戚戚於冥冥之中也自小子出後嗚
公爲舅而周旋於几席之間者于今十九年所見公
康強謂享百年之壽公何遽爾乘化而使吾慈氏疚
懷於耄耋之年耶嗚呼日月不居即遠有期俯仰天
地萬事茫茫小子自去年秋重得奇疾沉綿枕席其
於朝請起居之班雖或強起扶舁不敢廢禮而一動
則症輒加劇至數十日而猶不歇委弊已甚日就難
醫垂死之中聞公之訃驚起擔舁冒寒趨哭歸家之

後日加一日户庭之間亦不得自力告誌之盍倩人替奠中心悲慚如不祭焉臨紙嗚咽有淚如泉嗚呼哀哉

祭季舅南公文 庚午

嗚呼去歲季冬葬我伯舅今年春首又哭舅氏之喪何天之禍吾外家至此之酷也抑吾两舅氏五福具備人所稱歎則固無遺憾於斯世而吾慈氏以九褒之年纔收去冬之淚又有今日之痛悲悼傷戚愈久愈加寬譬之言無得以入焉天乎此何為哉吾舅氏早負拔俗之才人皆以步武青雲期之而至其科圍

之作先輩掌試之人謂之無愧於楚辭而終不能大
鳴於世榮止五馬位僅專城則倘所謂天道難諶者
是耶嗚呼小子之呼公爲舅氏舅氏之呼小子爲侄
者今且二十年矣見公之鬚髮未盡變顏貌有渥丹
方且期以百年永奉教誨孰謂今日遽爾乘化而使
吾慈氏有手足之痛耶嗚呼幽明異路即遠有日而
支離一疾枕席三年旣不能臨壙展哀而告誄之奠
亦且替人茫茫此恨耿結從古嗚呼哀哉

疏劄

辭摠管疏 丁未七月

伏以臣伏蒙 聖恩再忝摠管之任榮感一念何嘗有食息之弛哉恪勤供職不敢怠慢是臣之心而臣自幼孱素多疾病每當暑月廢食呻痛或卧或坐至于今年則比前益甚終日所喫不過數匙水澆之飯猶滯膈間不能消下日覺羸瘁而頃日松岳祈雨耐痛往來且經輪直轉輾添傷粥飲輒即還吐氣息漸至澌頓未有自力之勢旬月之間差復難期宿衛之

任不可久曠伏乞 聖明俯察臣病重實狀亟 命
鐫改臣都摠管之銜俾得退伏調理千萬幸甚

又十二月

伏以臣伏蒙 天恩又有摠管新除之 命臣之前
後忝此已至再三榮感之中惶懼彌深所當即出行
公而臣之老母痼疾纏身常在床席僅得支過不幸
臣外祖母之喪出於今月初臣母之病因此添劇委
頓不省氣息如縷臣之情勢凌難離側鑽直以經數
晝夜之久伏乞 聖明俯垂矜察亟 命遞臣都摠
管之任公私幸甚

答曰省䟽具悉卿其勿辭救護母病

再䟽

伏以臣老母病重凌難離側而鎻直冒昧控辭實出於情勢之萬不獲已伏奉聖批以勿辭救護爲敎臣惶恐狼狽罔知所措臣母年垂七十羸病已甚雖在平日委身床褥况自遭喪之後又添寒疾粥飮全廢元氣澌敗痰火上升有時窒塞臣於此際不敢暫離臣若瀆擾是懼欲待母病之差歇則爲日漸多遲速難期虛帶官銜乃使同僚代臣輪直非但臣心之不安揆以公家事體亦極苟艱伏乞聖明俯察

悶迫之狀亟 命遞臣都摠管之任公私幸甚

答曰遞差

請暇疏 辛酉三月

伏以臣敢將私懇冒瀆 宸嚴固知猥越之極罪無所逃而情理切迫不得不仰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願 聖明垂憐焉臣於前冬喪失獨子埋葬于京畿廣州地而時當寒冱土役甚難未得成墳覆莎尚在淺土之中且亡妻淑靜公主之墳亦在一山之內頃値潦水莎草頹損階砌崩圮將以今月八日起役修完而無他子孫之將事者臣必躬往經營然後方

可措辦伏乞 聖慈下察微悃許臣數日之暇俾伸
私情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安心往來 傳曰淑靜公主墳山改莎草時令附近官役軍七十名限二日赴役事分付本道 傳曰東平尉墳山修葺事下往時給馬

辭摠管疏

伏以臣伏蒙 聖恩除授摠管臣誠惶感惟以奔走
供職爲期矣自數日前猝患胸腹之痛呻苦辛楚殆
不堪忍雖施鍼藥未見其效食飲全廢轉側須人旬
月之內決無起動之望輪番直宿自有定式而緣臣
病重將使同僚替入臣直非但病中一念晷刻不安

揆以事例亦不宜如此伏乞 聖慈俯察臣疾病實狀亟遞臣摠管之任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辭司饔提調再䟽

伏以臣猥將情悃冒死仰陳而微誠未格 溫旨遽下臣之惶隕悶蹙又加一倍矣臣伏念 祖宗制法不使儀賓干與於朝家者欲其安享富貴不觸刑辟之意也責之以有司之任則凡有罪過不得不以有司之罪罪之也罪之也則傷其恩赦之也則無以施國法此所以 祖宗深思遠慮愛欲其生之至德也而臣曾見野記 世祖大王又嘗下 敎禁宗室儀

賓勿交外祖之人外朝之人猶且不許之交則其不
欲以外朝之事責之者尤可見矣至於宋寅尹新之
申翊聖諸臣則或以學問或以文章名動一世伊時
朝議或欲以主文之任授之至其不能然也始授之
以該司提調之任則其不可人人輕授也明矣如臣
不辨菽麥不識一丁者何可擬而例之哉臣於此尤
有所忸怩者加以盛滿爲懼懍懍度日喪慽傷心怱
怱如狂雖欲憑藉 寵靈苟進冒處其何以堪之哉
前章所陳已悉此意而終靳 允許者或者 聖上
以臣謬爲虛讓而心實不然乎臣雖無識粗知分義

豈敢過爲情外之言以欺君父也哉言從肝膈辭非
虛假伏願　聖明亟遞臣司饔提調之任以便公私
千萬幸甚臣之此疏非特自陳私情之悶迫而所引
者　祖宗法制與　世廟聖教則喉司宜即秦　御
以俟　處分而連日退却使不得登徹臣於是悶鬱
焉
答曰省疏具悉已諭於前疏之批卿何過辭至此乎
卿其安心勿辭從速察職
三疏
伏以臣不避煩瀆再上辭章自謂底蘊已竭而猶未

蒙 恩計此必臣誠意淺薄不足以動 聖聽也理
宜惶懼屛息以俟譴何而臣終有所不可冒居者則
其何以煩猥為嫌晏然而已哉臣稟賦庸拙全不識
事加以喪慽以後心神消亾殆盡已作喪性之人儀
賓府雖無酬酢文簿之事首居者例掌一府之事而
臣亦不能為也既已委之於他僚則其何敢冒居提
調之任總察一寺之事務乎職名之不可堪自知已
審授受之不可苟古誠甚明百爾思量更無前却伏
乞 聖慈諒臣至懇亟遞臣司導寺提調之任使臣
守拙安分畢命 聖世不勝大幸臣無任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卿勿固辭從速察職

請變通司導寺役婢劄

伏以臣待罪司導寺提調有不得不變通之事茲敢冒昧仰陳焉　各殿供上粳米入直之官親自監視使本司婢子抄擇完粒臨期封進稱其母爲米母各殿各定一人此乃流來舊例也本司見存婢子五口內兩人年老病癈應役只是三人雖不得輪番使喚不失各定之例矣即今五處供上以此三人決無推移之路本寺事勢誠爲可慮本寺婢次烈三禮等兩人移屬飛陋匠前已啓下此兩婢等飛陋匠之役

請令該曹減下還屬本寺以為應役之地不勝幸甚
敢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當令該曹依劄辭施行焉
因社稷膳內領進官推考事待罪疏
伏以臣即伏聞因政院啓辭以 社稷膳內單子已
時始為來呈有領進官推考之 命臣於此有不敢
晏然者不得不陳暴事實冀蒙罪罰焉臣以 社稷
臘享大祭初獻官罷祭歸家之後壇下執禮書復鄉
壇司趙義耘典祀官金錫剛等來言禮畢後壇司及
典祀官自壇司奉神版還安神室而守僕等左右護

往故壇上暫虛之時陳設中羊後一脚不知為何人
所偸去而終未搜得云臣聞来不勝驚駭而膳肉進
上單子中既以羊一口書塡而將不得以全體封進
故臣擬與亞獻官終獻官陳慕送人約會于　闕中
又使膳肉領進官曺復卿遲留於　闕下公廨以待
臣等陳啓後入啓而臣騎馬將出之際守僕又為来
告所失羊脚還復得之追納於領進官云羊脚還得
雖未知其曲折之如何而既已還得云故臣旋寢諳
闕之行送人于曺復卿使之趁速入啓其遲留往復
之間自致日晩事勢固然而實皆獻官之所指揮非

領進官稽緩之致而使復卿替受其罪臣不勝愧悚
戰慄之至其所稽留責實在臣伏願 聖明亟令攸
司先勘臣罪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安心勿待罪 傳曰領進官推考傳旨文周

啓覆時陳情徑出疏

伏以今日啓覆時臣當入侍名入書啓之中而老母
自前月重患寒疾委頓床席數日以來又添風丹之
症两頰浮高赤色遍滿旣施鍼砭不見寸效夜後痛
勢尤加苦劇老人筋力若不可支臣嘗藥憂遑不忍
暫離而 親臨殿坐之日在家陳疏義有所不敢来

諳　闕中玆暴情實而方寸潰亂不得留待　批旨
徑先退歸私情雖切罪合萬死惶恐隕越靡所容措
伏乞　聖明諒臣煎迫之情治臣僨蹇之罪千萬幸
甚

辭摠管疏

伏以臣猥陳私懇獲蒙　恩暇遄遂微誠庶幾少伸
而給馬往來之　命又出分外臣感激　異數惟有
涕淚第臣所帶摠管之任職在宿衛決不可仍帶遠
出念臣先墓道路云邈雖攢程作行往返之間當費
三十餘日而况於其間或關雨或淹病有難保其必

無又不知費了幾許日子而方可還朝一向虛帶不
但臣私分之不安輪直之苟簡亦不可不慮伏願
聖明亟遞臣摠管之任俾得隨意往来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安心往来焉

差享時自陳疏 甲申正月

伏以今月初三日乃春享大祭受誓戒之日而因初
差獻官之有故初八日夕以臣始差 永寧殿初獻
官而獻官有故則必以受誓戒人中推移塡補例也
臣初無受誓戒之事故不能逆料其臨時差祭初四
日間偶有犯染之事受香之日勢難進祭而在家不

進則跡涉規避不得已來詣　闕中而差祭大臣亦
言祭祭之未安故臣㨿致祭享吏以此屢次送言于
吏曹而事勢悤遽終未得變通而傳香承旨已出
殿庭臣於此不得不受香以出悚慄之心有不可言
而大臣亦嘗與聞旣云未安則其在事體終有所不
可默然者敢陳其事實而且　前頭若以臣昨日之
事爲式例以不受誓戒者臨急塡充則典祀苟簡之
獘未必不自臣始伏乞　聖明治臣率爾受香之罪
仍令該曹更爲申明定式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令該曹稟處卿其勿待罪

請與摠府諸僚同罪疏

伏以臣以摠府替直推諉事與諸僚同被譴罷罪重罰輕若無所容而不意玆者勿罷之　命獨及於臣身私心之不安有倍於被譴之時惶霣震惕益不知置身之所也盖摠府舊例首席則體面有別左僚不得直爲請番而若値番次苟簡之時則亦豈敢諉以首席而不爲暫入乎伊日　擧動纔罷左僚皆自闕下未及散歸而臣則忝居首席之故錄事旣不得循例請番臣亦聞兄家宗孫之病萬分危劇蒼黃出去卽遭服制則雖非臣故爲推諉自便之致而終使

莫重 禁直無端曠闕至於半日之久則無論其間事故之如何居首席者宜先被罪以警他僚而僚員則皆在罪罷之中臣則獨爲倖免非但臣心之有愧其於法例亦未免乖舛玆敢冒死呼籲伏乞 聖明還收勿罷之 命俾免罪同而罰異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安心行公

摠管聯名疏 副摠管金鎭圭

伏以日昨展拜 國陵也臣等各以其職掌侍衛駕前及其 回鑾而到沙阿里操塲之前遽易 駕轎之馬前隊及挾輦軍傳聞而錯認謂 大駕將幸

壇上相與旋轉挾輦之軍既已旋轉則侍衛之臣有
難獨自遠在遂回身稍近 駐蹕之所審知其虛傳
而更爲前進矣此固由於倉卒忽遽初未詳審之致
而職忝陪衛有此離次失儀之擧其罪大矣玆敢相
率首實伏願 聖明亟命攸司勘治臣等之罪以肅
朝儀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等勿待罪

乞省掃疏 同年十月

伏以臣奉使異域出疆不遠霜露之感倍切于中臣
所後父母墳在於廣州地本生父母墳在於果川地

省掃告辭情理之所不可已伏乞 聖明特許恩暇俾得往來以伸至情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安心往來焉 傳曰給由馬澆奠床備給

辭典牲提調書 丁酉

伏以臣忝居儀賓之列猥蒙 累朝殊私雨露偏沾消渗莫效嘗聞先臣之訓戒惟以奔走殫勞為報效之萬一凡於候班祭享不敢稱病托故只以年至力竭為限而今則年已至矣力已竭矣臣於上年冬猝得衄血之證出血數斗幸不即死而神精消亡元氣大脫委頓床簀彌留至今少或勞心觸冷則頭疼目

眩輒有血出之漸且以屢經膝下之慘出淚過多眼
昏太甚幾不能視物而又自昨年脚軟而戰掉非杖
則雖平坦之地不能獨自運用非杖則雖數級之階
不能任意升降此是年老血損之致非藥餌所可責
效迺日 上候諸節比前稍加候班更設百僚憂惶
而臣獨阻起居之班未伸臣子分義撫躬悲悼生不
如死顧念臣兼帶典牲署提調每當大祭與禮曹堂
上進詣本署看閱犧牲封標以進者一年之內凡八
次矣或有 親祭之擧則又不知更加幾次而病臥
以後一不得看牲獨使禮曹堂上封進臣私心惶縮

已不可言而其虧損國體亦且大矣雖使無病強健
年今七十是古人致仕納祿之年而又添死病飾巾
待盡設或賴天之靈一息不絶得延一二年前頭所
望只在於大庭 親臨之時匍匐入參遠瞻 天顔
而已至於昵時 御座仰聆 玉音則此生已矣益
增悲咽只以崇班厚祿 聖朝恩賜優遊壽域憂養
餘生於分足矣更無他念至於典牲署既在城外稍
遠之地其職掌又非閑漫他司之比必自躬往然後
職責可效而臣既老且病朝不謀夕其復作完人起
而赴衙非所可論也不可虛縻提擧之名使莫重省

牲之禮癈而不行伏乞 聖明俯察臣病是實狀辭
非飾讓亟遞臣典牲提調之任以重社典以安微分
公私幸甚

辭瓦署提調書 戊戌二月

伏以臣犬馬之齒昨年是七十歲也病又沉痼無望
陳力故悉陳病狀乞遞典牲署提調之任獲蒙 聖
慈即允所請俾臣無所關念安意調息歲幾一周感
激 洪私死猶含 恩臣於今年又添一齒本病之
外重得風痹之證心神昏瞀如在烟霧加以左臂左
脚全不運用委身床席作一蘧篨日昨中夜猝聞

嬪宮遽逝扶掖攙昇隨諸大臣後僅得奔哭於 嬪
宮差備門外病情一倍加劇其後起居之班一未進
參撫躬悲悼生不如死已作未冷之屍世念永絶千
萬意外有瓦署提調之 命而臣之即今精神筋力
雖閑歇小署凌無察任之望況今 墓所有事瓦磚
燔役皆自瓦署措辦夜以繼日雖使年富力強者親
自督課尚不望其及期完役以臣病狀尤何可以堪
任乎臣若不早自處則臣身狼狽固不可言而其於
大事亦多窘迫不得不疾聲哀籲於 離明之下伏
乞 邸下下察肝膈之懇亟遞臣瓦署提調之任使

官事無損又使臣得以安意就盡不勝幸甚

答曰覽書具悉卿其安心勿辭調理行公

再疏

伏以臣年老病痼之中又添風病起居坐立必須倚人床簀餘喘全無人世之念而千萬夢寐之外遽有尾署提調之命顧念臣精神昏憒無以摠察署事敢暴病重實狀冀蒙矜許伏奉微旨以安心勿辭調理行公爲教有若調息屢日可以痊可者然伏想邸下以臣所患謂可以調息則復起爲人有此温旨臣微誠未孚言不見信惶愧踧踖置身無

所臣於一家長老及親戚之間多見風病非如傷寒
腹腹之病痛止即瘳精神不明言語蹇澀對人則錯
認誰某欲語則意在東而言在西若合眼靜處不費
精神則或有得遲數年之死而強勉酬應損費精神
則病輒再蘇再蘇必死再蘇或不死至于三蘇則百
無一生者風病之例患臣自知溘然之期非朝即夕
方且飾巾待盡之不暇寧有酬應事務之望哉臣之
此言若有一毫假飾以達　離明之下則天必殛之
焉可誣也臣之復此衰饋實出萬不獲已故臣於呈
書之日遂言喉司悉陳病重實狀而喉司以為兼帶

辭疏承 批之後無再入之規終不捧入即今 墓所丁字閣蓋尾之期迫近而燔役尚遠將使大事有未及之患此皆臣病不能檢察之致也喉司之臣非不知老人之精神不逮疾病難強不可責之以筋力而今於臣無所矜憐非但公事之狼狽何其無推恕之意一至此哉臣於前年年至七十且有重病故引年陳情幸蒙 聖明之曲察得遞典牲提調況今更添一齒加以風病苦劇半身不收而苟然仍帶則年前血懇盡歸虛地寧有是理伏乞 邸下亟賜處分無使官事僨誤使臣得以安意就盡以全終始生成

之澤不勝 願

答曰覽書具悉卿之以病祈免至此尾署提調之任今姑勉副卿其安心調理

罷叙後引咎疏 庚子七月

持平洪鉉輔上疏云云禁中直宿何等重大雖是 王室至親大臣勳貴苟無省記不敢留夜更鼓既深之後亦必啓請門鑰者法意有在而乃者東平尉鄭載崙當 仙馭賓天之日連宿闕中若無顧慮聽聞駭惑中外譁然藉使異日不當宿於 闕内者或托此為口實則其弊不可勝言臣謂當行削黜之律以嚴懲後也答曰云云下款所陳鄭載崙削黜之請俱涉過重特罷其職

伏以臣年老被疾五載輒病風神識多所遺忘腰脚全

不能運用尸居餘氣久成癈人此則通朝之所共知
也乃於　大行大王登遐之日忽承入　內將事之
命臣於驚惶震剝之中終日奔走於沐浴及襲禮節
及至退出之後不勝疲薾暫憩屛處喘息呻吟自不
覺更皷屢下　闕門已閉不得不經夜於　禁中空
處而疲頓衰遑精神都喪省記一事全然忘却其後
連日仍在執事之列忍死出入於晨昏奉審朝晡哭
班又參大庭合辭之請左扶右持前牽後推精神有
如醉人行動便即跛曳而只謂此非言病之時惟以
顚仆班行曳扃出門爲期實不暇念及餘外若能覺

悟則當使一吏言于省記色書吏而已何憚而不為
教逮至十一日夜中有不時入審 御床之舉因政
院之提問始覺其初無省記而事已過矣悔無及矣
臣於是駭惶震悸欲死無地盖臣曾於戊辰年 莊
烈王后國恤時承 命入內敬奉襲斂事亦如今番
之為而其時有不時奉審之事故言于兵曹書入省
記留宿 闕中矣伊後犬馬之齒又加三十三歲今
則為七十三歲矣筋力非昔日之筋力神精非昔日
之神精臣既頓忘而又無傍人之提醒不覺自抵大
罪此雖死期將迫天奪其魄之致而臣實無辭以自

解只歎老而不死顚錯之至於斯也宜被大何以正
王法而　聖慈憐貸特從寛典不允執法之請只施
罷職之罰臣益惶恐無以自措不意今者又下　叙
命被譴無幾職名如故竊伏想　聖明諒臣病狀察
臣本情且愍其死在朝夕不忍終棄乃有此優異之
恩　殿下之爲老臣地則至矣而罪在難赦不可以
耄老而曲恕事關後弊不可以忘誤而輒貸　聖敎
之下輿情必駭臣何敢恃　罷冒罪晏然就職重招
人非責也哉伏願　聖明更加省察還收臣叙用之
命仍使考律定罪以嚴邦憲以謝臺議亦使臣安心

伏罪以終餘日千萬幸甚

進香時陳病疏庚子

伏以 國恤時例有五上司進香之禮而儀賓府亦在其中臣將以首席進詣 靈座前獻酌而臣自四五年来兩脚全不運用已成癈人非左扶右持寸步不能移以此病狀必欲强行顚仆後已尚詣尊所奠酌 靈座退出挾門斷無其路撫躬自悼只自痛隕而已臣之脚病實狀日者 國哀初喪 事時 殿下亦必 下覽臣不敢覼縷煩瀆伏乞 聖明亟令變通使次僚替行莫重之禮臣則俯伏外庭瞻望哭

退以盡情禮千萬幸甚
荅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脚病予所詳知令次官替
行焉

翼孝公稿

李叅判 徵明 挽

余年十許歲謁季父於玉堂持被之所尊春府丈與季父伴直公時在側而與余同庚也仍與之嬉游半日其後雖不得往来叅尋時或相逢於朝班未嘗不懽然叙舊兩相不能忘今一疾不淑幽明遽隔愴悢之懐無以自抑且余夙有悦公之風而心窃多之者玆記其事以相紼謳焉公春府與歸溪金尚書情同兄弟愛公如子姪其胤息庵相公視公如從弟公亦兄事之問字從游一月之内足不及其門者僅四五

日及見相公名位榮顯則足跡罕至而至則必以道
耳之言聞之相公策勳麟閣位遇益隆則足跡幾絶
矣然數以書諷戒不避數疎之嫌傍觀者亦為之代
憂而公不恤焉一日相公與余從容語小字公曰世
間事有不可測者月徵棄余矣稱小字者蓋視如一
家人也余曰何為其然此非棄之也必愛之也相公
曰愛之〻謂余不能解聽余曰公勳隆位高賓客盈
門不欲以身添厠賓客之列以益公好雜客之謗也
昔劉元城以溫公門人情同父子而溫公在朝則書
問削跡及其閒居巫問無虚月其也必有見於此也

公或顛沛則今之晨夕伺候者必過門而不入甚或下井而落石至於享其可以今日行身卜其他日持心相公門下亦將有劉元城也相公漫應唯唯猶不釋然未久而時勢稍變相公為年少輩所困不安於朝則足復踵其門相公捐館則公為之盡哀盡誠人無間然及其孫作嗣絕則公又眷眷為相公家者無所不庸其極余之當日云云於相公者今不可謂不符矣此他人所不知而我與相公連姻頗得其詳始既有酬酢語又覩其末終為余不言將使後人無以知公秉心行事之如此玆不敢以俚語文拙為嫌云

宗丈鄭公時翊挽

余鼻祖户長府君墓在東萊華池山已近千歲子孫散處四方道里夐遠吾輩不得以時拜掃蒭牧之禁香火之薦全托於裔孫之居近邑者公其一也不意有何人偸埋其親於墓後數尺地仍夷之不使人知過十餘年人無覺得者一日公宿墓下齋庵夢先祖告其故且言其狀甚悉公心異之發書遍告在京諸族且告于主倅試掘之果得焉距墓步數遠近埋瘞服色皆如夢喩無毫髮差人感先祖之靈不昧者存又多公精誠之感於冥冥莫不嗟異之諸後孫在遠

者相逢語及公並祝公遐壽無彊永守我先祖塋域矣守墓僧普洽持公堂姪世亨書至報公以丁酉九月八日棄世嗚呼痛哉年享七十且有丈夫子兩人公於世亦可以少憾也而吾輩為先墓守護之望又誰仗焉嗚呼哀哉遂南望痛哭辭以誄之曰

維我公兮先祖後裔居近先墓着護無替精誠所感先祖夢告掘出偷瘞墓庭清肅非公誠孝曷能臻此孰非後孫我輩蓄愧云胡一疾遽至不祿子孫逢吉先祖陰隲

李彝仁瀌挽

昔吾占　賜第於壽進坊即君舊家咫尺地也吾爲子迎師館之於門外別堂君與吾兒同師而學焉君年少吾兒一歲遂爲同隊兒吾撫頂而愛之贈之以文房之具勸之以騷壇之技時尊舂府大人無恙君爲少子之故愛之甚兩家各愛其子日夜望其成就不幸吾兒十八而夭無子君則壯而既有子登中司馬又善於筆寫得金石刻人且謂早晩擢第俄通路仕路連拜水曹地部郎克有聲名吾聞而喜之前君爲南邑倅來辭余〻勉以治郡亦如在水曹地部時今夏君因事上京將還余更申之以前所勉之者仍

祝愼行李而余於其時忽然心不怡而悵鈌不類初別時有似知其不復見而傷感者然竊自異之以爲老人情䟽傷於遠別而然也未久山間遽至古人所謂䁆𢗊先知者是耶其亦異矣君未絶前所饋戒扇封若手札繼訃書而至披閱前書墨痕尚滋執書以泣不覺長歸一聲倏忽之間人事之遽變一何至此噫君年止四十九雖不得爲壽視吾兒則有年矣且有後矣顧余隻影獨留人間到今垂死之年又失亡子之舊友吾於此益悲吾兒之無年無後而轉覺此生之無意於斯世也感舊傷今愴悼何量君柩自南

来殯廣陵余乘暇一往而時値　太廟有事忽忽歸來一塲之哭安得以洩吾悲也棘人告以某日將塋先兆送紙幅求相紼之謳而余不閑詩律以俚語口呼以攄韓昌黎悼少監之懷云

祭南生聖基文

維歲次丁亥八月庚辰朔二十一日庚午某以淸酌庶羞告于表從姪南大而之靈曰嗚呼汝我先妣從孫而奉我外王父祀者也我先妣念汝特異他從孫每以汝未得一蔭官爲歎居常說道及其棄不肖孤七八日前又復亹亹不已余涕泣而銘于心期遵大

夫人之遺志而力綿吹噓經年之後俾淂一首擬於
四山監之任而亦未蒙 天點雖緣汝命外亦由余
誠孝淺薄孤負慈念曷勝痛惜伊後未嘗一日忘于
懷而事與心戾竟失好機轉眄之間汝已作泉下之
人嗟何及矣此正古人所謂雖恨亦無可奈何者也
天若哀吾志而遂吾願使汝淂沾一命之官則歸侍
先妣於他日庶見慈顏之悅而孰謂余老病者尚在
於世以汝少壯之年遽爾不淑耶余於汝已絶汲引
之路今日吾之責唯在於助汝斂塟之費以盡吾心
兼贖吾罪而已此吾之悲歎耿結於胸中者故略攄

哀悰以告靈筵䰟其知也耶不知也耶靈辰不留即

遠已迫一盃来奠有隕如雨嗚呼哀哉

祭海昌尉吳㳟周文

海昌尉吳公以丙申十月初九日棄世遺戒子弟喻

月而葬將以十一月廿八日甲申啓𢄌廿九日葬于

廣州月谷里東平尉鄭某病在床席不能起動前七

日丁丑以酒果脯醢倩人替告曰嗚呼歲已未公年

十二儀賓　王室時余忝儀賓年方三十二公以我

年位之居右待之以禮敬又以誠心遇我〻亦以誠

心答之彼此情義無異叔姪兄弟凡有所蘊公未嘗

不言于我々亦無不言于公者公之訪叙不曾間數
日一月之内相對者常廿三四日談話從容不知日
之夕夜之闌以是爲常于今三十有八年矣余於丁
丑春淂病甚危公日來診視憂慮備至爲之親執藥
餌余幸復蘇淂延至今而比來十年之間三赴燕京
顧余命道奇險無子無孫而年老之人莫保朝夕恐
或死道路不返家事鉅細與身後之事一以托公前
年冬余在燕館有賚咨譯官追到淂公手書曰舊病
復發恐不能迎拜於明春駕還之時余見書悲憂殊
不能爲懷今年閏三月回還復　命即往公第則公

能起迎笑語而神氣摸脫無復舊時顔貌矣余不覺心驚䰟褫歸家耿耿夜不能成眠自是後八朔之間日輒來省公病漸劇而精神不變每見我至輒欣然語纚纚不已屬纊前五六日語余曰吾常期公百歲之後擬盡後死者之責以不負所知一病如此今將死矣乃反有所托于公將使老人反虞年少人身後之事我心戚戚喉間之語甚多而語細或不能省聞公於死生之際猶且眷眷於我者如此嗚呼哀哉余今老矣凋朽日甚而公逝之後又經危疾及見明年之麥熟且不可期復安能久於世乎公𣋊歸葬於月

谷而吾死之日亦將歸骨於省達兩地之相距遙僅
一牛鳴地耳使死者無知則已如其有知也則他日
兩人之魂相往來如人間無窮期矣是亦猶朝暮之
別猶可以少寬悲懷耶雖是四十年之間閱盡公私
無限悲歡握手相對吐露肝膽窃觀公處心行事默
識于中而嘉歎者固非一二公一念憂愛全誠可質
哀人窮厄善心藹然居家事老兄如事父事寡伯嫂
如事母修先墓供先墓供先祀實有人所不能及者
此皆吾所詳知也而公嘗嫌墓文之有諛辭誄文之
有溢美亦嘗慨言於叙者屢矣或恐犯公之戒以負

公素志故只以平生情好之篤申之於侑觴之文而
老人心緖悲不能成語吾將待地下之相逢以盡今
日未盡之懷爾公其知耶不知耶嗚呼哀哉

祭金右相錫胄文 癸亥

嗚呼天之生材自古甚稀其或生之亦難遭時惟公
才德淂君其專官任事業孰居公先再典文衡三總
戎務迭長兩銓仍陟台府名高麟閣望隆一代祖子
若孫三世犀帶顧余不佞辱知最久公賓忘年待以
朋友交非連姻譽自先世倒廩傾囷坦無內外有時
過從叨厠屛軒接辭承顔和若春溫毛髮雖變神氣

不衰謂公康强宜享壽祺一疾遽劇天奪斯速九重震悼朝野嗟惜邦國殄瘁哲人其萎百年間氣而至於斯奠地賻襚皆出 君賜宸情所念 恩數特異隱卒崇終縡綸懇惻生榮死哀公其奚憾靈辰不留即遠有期一盃來奠庶幾格思嗚呼哀哉

祭錦昌副尉朴恭定文 己巳

嗚呼公而至斯耶余與公交遊三十年矣中間閱盡公私無限悲歡而同時諸人皆化爲異物獨公與余在耳孰謂今日公又捨我而去耶記余幼時先君左相公每字呼公先大人經歷公曰某甫吾童稚友也

因語當時遊戲事纚纚不已余固已敬聞之矣及至
丙申秋余忝叨　禁臠而公於己亥春封爵爲副尉
始得相逢於昌德宮之問安廳公亦承教家庭稔聞
世誼面則新而心實舊矣其年四月之一日　孝廟
宣教于崇善樂善兩王子及益平青平寅平興平四
都尉慶安君暨公與不佞臣某曰吾欲與爾曹少出
後苑暢叙幽懷明日各以便服早来翌日益平重平
有故不赴其餘諸人晨詣則平明　上出自大造殿
乗紅轎張紅蓋內侍扶轝以行而　顯廟在春宮步
趾隨後諸人以次陪進　上御翠微亭呼公名曰汝

嘗從事舉業必能作詩風景方好汝可吟詩內侍援以筆硏公即寫一詩以進曰上林春盡景清新一樣叨陪作近臣欲報洪 恩知罔極但將微悃效封人
上覽訖以扇〻之傳于 春宮曰語意甚好仍 賜
公敦厚紙筆墨胡椒丹木倭扇以褒之 上使青平
都尉執筆口呼和韵曰雨後淸光萬綠新一堂少長是君臣花臺柳榭渾如畫時有鶯聲喚主人仍謂公
曰吾欲手寫以賜而氣不平手戰當俟他日遂 命移筵于魚水堂使諸人對立投壺而不中者拜中者
公與青平爲耦而公不中公拜之已而 上命周遊

禁苑以觀臺池禽獸日暮公請歸 上敎曰當待九秋紅葉更招爾 天語丁寧未踰一朔 仙馭上賓矣公每逢余輒誦當時之敎曰玉音在耳弓劍靡及歲月雖久此痛終無可淺之時嗚咽不已泣下沾襟而後已嗚呼地下之禮無異人間則公必以歸侍玉欄為樂而無復有留戀於斯世也無疑矣 顯廟嘗以少微通鑑一秩 賜公公受以為家庭訓蒙之用嘗謂余曰使吾五子得記姓名者皆 上賜也又復泫然遠至當 宁尤感 恩眷之不弛於踈遠嘗以內府所刊 列聖御筆之搨作屛簇者幾幅示余曰

此乃上賜也歷朝異數如此顧此螻蟻之身將何以報答鴻私耶又復悲涕不能言蓋公之見余未嘗不語及　恩澤而語訖未嘗不流涕於此益見列聖恩澤之摯而公之含戴之誠愈久而愈深也及公之以病聞也内醫診視珍劑連降公於沉綿昏迷之中猶能識認而諄諄喉間之聲皆是感恩之辭余於執手之時亦復聞之嗚呼痛哉公歿之後　哀綸懸至賻賵優厚東園之秘器内帑之珍段寵賁送終之禮而哀榮之典於是克備公如有知則必且飲泣於九泉之下矣嗚呼哀哉公之攢祝　隆恩耿耿圖

報者余之所常知而余之守拙安分可幸無罪於
聖世者亦公之所知公今已矣余將與何人共道此
懷也噫風燈人世百年難期後公而死者亦未知其
必久於世當時之迹非余記之則誰復知之而公之
心事又何以傳于後耶惟余知公惟公知余单盃告
訣萬古長慟嗚呼哀哉

辭第宅䟽 己酉

伏以臣伏見益平尉洪得箕等上䟽備陳其不敢仍
入第宅之意而顧臣情勢之危迫有甚於諸駙馬矣
臣誠不幸既無公主人所指斥之家臣雖欲冒居尤

不可得也分義至嚴公議可畏未奉 聖教罷合萬
死臣有拘忌之嫌不得縣名以籲更遲更過數日今
始瀝血陳懇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竝許還收臣仍
入第宅之 命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批答不下

因南德源上言陳卞疏 甲子

伏以臣伏見京居士人南德源上言則有曰鄭載岳
爲安岳縣監時攘奪渠之海堰稱以東平尉家奪堰
募民起役以爲自己之物又曰使其鄉所及所親人
某某等分定看檢又曰伊時即呈本官欲卞其不當

然之故則使之毆逐不得接迹云〻載岳即臣之同
生兄也緣臣家之事被人誣罵如此臣誠慙悚震慄
不知置身之所也第此事既有顚末臣何敢以煩猥
爲嫌而不一自暴於　聖明之下哉凡王子公翁主
年歲幼稚不得自知家事則例有次知中使爲之看
檢此則　聖明之已所下燭者也曾在戊戌年臣家
次知之人聞安岳境內有一空閑地呈內司折受而
臣則其時年纔十一不知人間衣食之出自耕桑又
何念及於等堰之事乎以折受一張紙置諸箱篋之
間而又復忘之矣頃在五六年前有人自稱安岳居

人而来言曾前折受處民皆願爲合力等堰以爲耕
稅之地而以其屬諸宮家有所不敢云鄉人之遊說
宮家貽害民間者往往有之故臣疑其人而斥之矣
辛酉年間又有他人来言者復如前說而臣之舍兄
載岳適守本邑臣貽書曰人之来言者如此其果信
然乎其地在吾家不過爲空閑等棄之物而民之等
堰起耕果是情願則不可以吾家折受之故終始不
許其時民邑三百餘人聯名呈訴於臣兄願爲自滄
器械等堰開墾而臣書又適到故臣兄以依願施行
之意題之於民狀而已實無一毫顧助之事此則一

邑所共知焉可誣也其後前府使崔後亮以其田庄曾在此堰之內而外堰將成內水必壅其爲內堰之害不貲且他人之耕作內堰者亦多有不便抵書於臣俾毁其堰臣以爲當初許築旣從民請而到今病民又復如此則其毁其成惟當以順於民情爲主以此爲答而又其後有南姓者始因人送言曰安岳等堰之處自是吾家之地且有文券云而當初折受在臣幼穉之時其地之有主無主固臣之所未曾得知者也到今築堰本出於土民之願亦非臣之所自施設者故臣遂復以此爲答矣不意德源至於　駕前

陳訴歸罪臣兄夫臣之本無成心於等堰之事者如此則臣兄亦豈有所宣力於臣所不爲者而人之搆揑乃至於此耶以臣無狀辱及臣兄此臣之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者也噫臣之曾前受 賜於 君父者亦足以過了一生而自從喪慼以来無復有斯世之意抛棄人事苟延時月又何有經營生産以爲取益之心乎且念近俗偷惡豪勢病國以强并弱以大呑小以傷我無辜之小民者臣常懍懍自戒銘在心腑唯以使人無以臣家爲言可幸無罪矣不意今者兄弟之名并入於呌狀之中臣家之所未曾見之

者臣愧懼交至驚汗沾背矣當初折受旣出於相室者之所聞而爲之則難保其必無差謬而苟或差謬到今釐正所不可已者也德源之罪狀臣家者亦果有如其言則臣之兄弟宜付之有司論其罪狀以爲豪橫病民者之戒不宜以臣之忝在禁臠而有所曲護以累我 聖明平日之政也伏願 殿下亟命該府明覈得實毋使歸怨於 國家不勝幸甚

荅曰省疏具悉卿懇今因疏辭詳知曲折矣於卿有何不安之事乎卿其安心焉

乞省掃疏

伏以臣有區區崩迫之悃不能自抑玆敢不避猥
越冒死仰陳臣之始祖墓在於慶尚道東萊府八
代祖已上四代墳塋亦在於龍宮縣而道途敻遠
非數日往還之地身異外朝之人又無因公歷過
之便曾未得一番展拜矣先臣致和嘗謂臣曰祖
先有後孫帶犀頂玉而不得省祖先之墓則猶謂
有子孫乎汝宜一往展掃未久而先臣患風痺閱
數歲沉痼復謂臣曰吾病如此汝不可遠離雖他
日是期耳臣泣而受之曾未幾何竟遭終天之慟
而三年制畢則母年已高疾病連綿又未得久違

矣臣罪大惡極又遭母喪　制甫訖而犬馬之齒已
迫六旬衰朽漸甚餘日無幾不以此時少伸禽鳥
之情而遠先朝露則終爲遺恨先志之歸死亦不
得瞑目於泉下矣臣固知法外乞暇下去遠鄉其
在分義有所不敢而言猶在耳至今悄結玆不得
不悉暴情悃仰瀆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願　聖
明俯察微臣由中之懇　特許數旬之暇使臣往
來於龍宮東萊等地得以遵亡父之遺言伸後孫
之夙願則幽明含感隕結爲期臣無任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其依疏辭安心往來焉仍

儒臣給由馬

待罪疏 辛酉五月

伏以臣心踈處冗性偏遶癖惟於碑碣搨刻之事着意嗜好雖當行路倉卒之時每以登陟撫玩為一賞心之資矣頃於四月望奠奉香 翼陵之日適聞熙嬪墓山在於塞路傍近之處而有舊碣制度頗異刻畫亦妙遂於回路冒禁作行私心所牽未得回戀思之至今惶赧蔑面自訟而已今伏聞有該司官因此事發覺至有拿 命且有行查之舉臣於此尤不勝愧悶震悚不知寘身之所臣以秩高獻官既由禁路

而猶爲陵卒之所不覺則微末庶官之前後潛行者
安能一一摘發我論以所把臣實爲首而一該官獨
爲就理尤有所赧赧於心者伏乞 聖慈下臣司敗
與該官之在囚者一體勘罪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無所嫌卿其安心勿待罪

陳私疏

伏以臣世受 國恩臣又忝儀賓爵比三事臣父某
每戒臣曰吾家之竊位盛滿已極惶愧而汝又尚主
吾心益懼食息靡寧儀賓無他報效之道唯當不與
朝事守分知足而已臣常服膺耿耿不忘平生自持

者只在於飭躬謹慎不敢有猥越之事臣命道奇險
臣妻淑靜公主旣歿於戊申只有一男終行婚娶不
幸夭死今臣以叨忝 禁臠不得再娶年未耄老而
無更延嗣續之望人生斯世豈有如臣情事之酷甚
者乎希望異數煩瀆 天聽極知僭踰無所逃罪而
痛迫之情終不能自抑猥將 顯廟聖敎及 祖宗
朝駙馬再娶事冒死仰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惟
聖明哀憐而垂察焉臣於 先朝蒙被 恩渥出入
私覿有異外人則邸報之外豈無耳目所睹記者乎
癸丑秋明善公主之卒逝也 顯廟以其駙馬孟萬

澤尉號仍存當否議于大臣大臣以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者獻議 顯廟下備忘曰既定吉日而又設廳與只有告期者尤有異焉爵號仍存可也又下備忘曰新安尉孟萬澤爵號既已仍存新安尉及右承旨孟胄瑞使之入見喪事儀因禮曹稟 啓又下備忘曰既存爵號則不當葬而除服以此分付擧行 聖心仍復惻然於駙馬之喪室無子而絶其後事擬令萬澤娶妻以主公主之祀至有駙馬之再娶自是我家事而非關朝廷得失之 教則 睿念之已决於九重

者蓋嘗如此而其時臺論以生前未成夫婦死後不可主
其祀爭執閱月遂臣且中臺 啓之意故終罷尉歸
而 先王累下歎惜之 教於宮中曰明善與其不
幸而短命寧沒於合巹之後則將使孟萬澤娶妻以
主其祀而徑死於未成夫婦之前使臺臣有言終爲
無主之魂 王音丁寧 聖心益愴此則伏想 聖
明必有所記存於宸聰者仰惟 慈聖亦未之或忘也
臣猥不敢一一覼縷焉臣在當時則嗣續尚存固未
嘗有意於再娶而伏聞 聖教之至此臣與同時出
入禁中之人私相語以爲成湯之德及禽獸文王之

澤及朽骨蔑以加矣常以此耿耿感祝矣臣冥頑不
死至于今日凋喪若此而弓劍已遠呼籲莫及只自
撫膺摧咽而已伏惟　殿下卽祚以來凡在　先朝
之所擬行而未施者繼之述之無微不擧而臣之孤
苦特爲尤甚則豈無纘承　先志矜育煢獨之道乎
抑臣有所聞於先輩長老者班城尉姜子順卽　文
宗朝敬淑翁主駙馬而翁主早卒無後子順得旨繼
娶其後　貞熹王后旣悼翁主之早卒又傷他人之
入室有變改前旨之　敎而先正臣文成公李珥遺
集中有所謂嵩善副正溓墓誌者其文曰公娶姜氏

寔班城尉姜子順繼室女也曰繼室不曰妾者其所
以定名稱號者可知也且 世祖朝懿淑公主駙馬
河城尉鄭顯祖喪公主於 成宗大王丁酉而奉吉
再娶日月已久矣其後以其後妻之車輿服飾侔擬
公主得罪內間至今還奴 賜弟而財産田民屬之
內司 命中宮掌之如今壽進宮之主齊安永昌墓
者最後至 宣祖朝復歸之仁城君珙弟以主其香
火而顯祖則當燕山政亂之日自以功高 先朝尤
肆奢縱故燕山惡其不遜既罪顯祖隸之驛役竟死
謫所又以其子免爲庶人逮 中廟改玉念顯祖之

勳勞 命官以禮改塟且 命司成臣張玉刻石紀
實其略曰公昵侍禁中任專喉舌出納惟允 上之
刪定經國大典時公亦參焉戊子 上親策士公中
乙科駙馬登第從古未有人皆榮之 睿宗即位之
初逆臣南怡伏誅策功二等封河城君己丑 睿宗
昇遐國嗣未定 貞熹王后欲立 成廟宮壼之內
公獨周旋卒建大策 賜一等功臣歸封府院君甲
子燕山以非罪貶于安岳七月以疾卒今 上命官
禮葬于忠州先塋之側壬寅又 命官移葬于楊州
价佐洞公主先卒無子公後娶穆清殿直李徵女云

至今墓碣宛然遺文尚傳其可以爲證者與文成公
李珥所著無異臣竊嘗以顯祖之事度之顯祖雖甚
驕奢不法豈敢於未有　聖旨之前有徑自求娶之
事乎顯祖雖欲任情自遂李徵名門世閥也亦豈肯
以女而妻之乎況且張玉即爲婿於　世祖朝王孫
蓮城君潛者凡涉內間事尤當謹嚴而乃於承　命
撰進之文以公主先卒無子公後娶其女書之此其
爲許娶之證豈不尤彰明而較著乎然臣之所敢冒
死而一陳之者只爲伊時　先王下教不啻懇懇有
足以感動民庶者今此姜鄭二人之事又是餘外未

跡雖不以爲證可也伏願 聖慈特加矜察體 顯
廟遺音遵 祖宗故事許臣後娶使無子而有子已
絶而復續得與羣生草木同被 聖化千萬幸甚臣
私情切迫冒瀆 宸嚴臣罪萬死
答曰省卿疏辭惻怛悲傷之懷有不能自已也 先
王下教及所引姜鄭兩人之事不啻丁寧則亦是爲
再娶之明證也特許後娶之請俾續已絶之嗣卿其
安心爲

因錦川君疏陳事疏 己卯九月

伏以臣伏見錦川君樁爲其嫡祖母柳氏上言訟冤

啓下吏曹而有曰柳氏父罪死之後柳氏只以奉祀
興慶園之故雖降其夫人之號而　仁祖待以弟妻
孝廟呼以叔母至於　大內禮遇之節亦無所降殺
且以臣曾前出入　宮禁之故至請詢問吏曹覆
啓亦以爲楷上言中爲證者既無著出於章奏之事
則有難以言語立證云臣名既入於奏　御文字之
中似當陳暴其事實而猥越不敢矣吏曹則以臣及
東平君杭無文字之可證者故疑楷言之或出於流
傳之訛疑待臣及杭露章而定其虛實臣若終始默
然則非但使爲　先訟冤者不免爲誣罔　天聽之歸

亦非所以無隱勿欺之道敢以平日之所聞見者略陳事實以備　睿覽焉臣伏聞仁嬪神道碑文乃文忠公張維奉　仁祖大王命製進者而曰綾原君俌娶柳孝立女坐其父累奪封爲妾而義昌君珖奉教書石也　仁祖大王御筆抹去改以俌娶柳氏女云此則臣聞於先輩老成宗班及儀賓而又見其印本者也　仁祖大王或值　玉候未寧厥進水刺則以柳氏善於造饌使之烹飪以入其調和五味堪爲下箸於藥餌之餘故賞賜便蕃　仁廟之不以罪人女外之而親遇之者如此云此則公主王子中或有

及見伊時事實而傳說於後輩宗賓故臣亦得聞矣
曾在丙申綾原之卒也 孝廟親臨喪次呼柳氏曰
叔母而諱〻 下教之際屢舉叔母之稱時麟坪大
君以下諸公子儀賓入侍者無不親聽此則臣於其
時未及忝儀賓之末雖未得入侍親聽而得聞於益
平尉洪得箕青平尉沈益顯福寧君楠等者也乙巳
年間柳氏有病 仁宣大妃特遣尚宮具氏問疾饋
藥其家子弟不着公服乃以白衣迎送諸宗室儀賓
責其失禮此則臣亦與焉故歲月雖久而今猶記得
矣臣妻公主於丙午年產子未得乳婢而適有綾原

第婢新産者居在臣家門外故招而乳之矣 仁宣
大妃聞而 下教于公主曰是他婢則或貰而乳之
或贖而乳之則可也而不告其主留之家中則不可
汝亟作書以請於綾原夫人而此夫人之爲 先王
尊屬同李判事室內書辭間須以敬謹下語爲 教
蓋慮年少婦人或不善措語於尊行有此戒飭也所
教李判事室內即 孝廟之表姑韓氏而年高在世
以時節迎入 宮中禮待厚餉公主之所親見故
慈聖引而戒之如此柳氏之位號雖去 慈聖之猶
稱夫人亦臣家親承 慈旨者也 大內禮遇之節

則臣之所聞見者如右而且於屢十年前綾原大君
之子靈豐君寔對人輒稱其嫡母柳氏降其名號之
究曰當初降號只為奉祀 興慶園而 元廟祔
太廟之後則朝家處分與初有異云先臣左議政致
和聞而曰 朝家於孝立伏法之後不曰罪人女不
宜仍配王子而只曰罪人女不可奉 大院君祀因
削其夫人之號而大院君追崇入 廟之後則事與
前有異寔之稱究非誣云臣之聞於家庭者如此故
敢此并陳焉此皆出於耳目之所覩記者而非敢為
貴辭為地自速誣罔之罪伏乞 聖照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劄辭知道

赴燕時所懷疏 乙酉十月

伏以臣猥以無似冒忝專對之任而有區區所懷敢此仰陳前冬簿壇之事我國八方之人無不知之彼與西路卒隷輩面熟情親無所隱蔽安知其不即傳說也彼人所尚每以寬緩持大體爲務雖或知之似無詰問之事而事幾之來有不可測者豈可無三思之道也彼倘或問之曰汝國爲誰而簿壇行祭云爾則將以何辭而對乎愚臣淺慮竊以爲簿壇之擧初不有之則已功役旣訖 玉趾親臨事播遠邇終不

可諱而餙辭矯對冀掩耳目於不可掩之地則其為
彼人所笑當如何哉聖人接物之道唯以忠信而已
則終不若白直以對之為是也臣若不陳所見只請
指揮則跡涉推諉 朝廷圖免異日一已之咎故玆
敢附陳愚衷伏願 聖明詢問諸臣於引對之日講
究所對之辭詳細指揮以為臨時依様應答之地焉
且譯舌輩在彼中所求文書及所探知事情者非宮
禁秘密之事則乃藩鎮起兵官軍討賊等事也事既
嚴秘且易驚擾而此外文書語言之間或有關係我
國者則無論緊歇事又重大而使臣只憑譯舌之言

轉入於狀　聞中彼人之做虛與否我人之見欺輕
重俱非使臣所能料度者而捨此路則他無憑問之
路自令譯舌所得文書及言語之關係不輕者若不
在於使臣所共覩之處則不許以口語來傳皆令渠
輩手書其所得見所得聞之事列錄以陳而不觧文
字者則許以謄書代告旣見其手跡然後始為謄聞
則譯輩之真有見聞者宜無因此自沮之理庶或為
他日憑考之資使臣亦可無錯認虛張之患而事係
創始不可不稟經　睿裁且自前赴燕使臣在彼中
修　啓也語及皇帝而雜書於措語之間無所斟酌

記其動止行事之際或不無嘲侮之語盖以我國常懷帝秦之羞而　啓聞文書又非彼人所見故措語之間自致如此而近来途道之間使行文書屢爲彼人所窃前日之無事實是萬一之幸此後無事又安可保也事或不幸至有辱及　國家之事則奉使之臣雖被萬戮何能贖其罪萬分之一哉以臣子存小耻使　國家受大辱自有輕重之别自今以後在彼中所修狀　啓中事涉皇帝之語則别書他行如咨文奏表之例又爲婉轉下語則雖或爲彼人所得可無辱　國之端而習俗已成一朝改之則人之見之

者不知慮患之意而必將牽起而駭之必須一經
睿裁後可行玆敢仰禀焉近来使行文書知製　教
既不即撰出槐院館閣堂上之潤色點檢又在日期
臨迫之後以致忙忽急遽寫字官之正書每在於拜
表五六日之前至於秉燭夜書或有追送灣上之時
文書之差謬字畫之訛誤勢所必至近年以来以咨
奏表箋間文字被責於彼者非止一再而一字半辭
之誤　下誤寫皆辱歸於　國家稱令前期日月從容
考校則想亦不至於大段錯了伏乞　另加申飭前
期製寫俾無窘急之患不勝幸甚今此文書皆臣所

當奉去者不得不贅陳焉
答曰省劉員卷第一件三件事當議處而第二件四
件事依施焉

待罪疏 乙未九月

伏以臣淂伏見參覈使宋正明狀啓備陳查使所
言而有曰皇帝必令諸重臣往審沿江兩國地界或
置把守俾絶潛相犯越之患而上國地境或難道道
則間由朝鮮國界而切勿貽弊之意已於暢春苑諭
及於冬至使臣本國亦必知之云云臣於此有不能
晏然者玆敢悉陳其時事實焉今年正月二十二日

臣在北京因帝命進詣禮部則禮部以帝旨書問於
臣等者只是渭原郡之興艇廠所屬遠近及奉天所
屬遠近島夢金冉足島沙也比九味與大國金州地
方遠近而已臣等隨問隨對已悉於狀聞中二十三
日又因帝命進詣暢春苑則又以皇旨書問曰鴨綠
江土門江皆係大國地方但因道路遙遠向來未經
勘明今着朝鮮差官數員盛京將軍亦差官數員會
同查勘分立邊界是否可行向朝鮮使臣訊問有奏
云云是外更無他語臣等亦隨問隨對語在其時狀
聞中矣至二月十二日提督通官等來到玉河館以

皇旨所書一紙示之其書曰差禮部能賢官一員差
盛京官一員同朝鮮官一員欲合在鳳凰城或在我
們交界或在朝鮮處界殺人之處詳察議奏云云皇
旨止此而已此則載在禮書咨文中矣臣等二月二
十七日還到山海關因瀋陽將軍宋柱所懇先送醫
官李時弼而令譯官金指南伴行通語臣等三月初
八日到瀋陽則時弼指南迎謁以宋柱之所言於渠
等者四件事告之其一屢易查官未乃以某某差定
事也其二查官當以某間到鳳城也其三皇帝軫念
朝鮮分付差官等必令住在鳳城查得殺害人命處

之或係大國地方或係朝鮮地方明察啓券而勿為
過江貽弊朝鮮事也其四皇帝下旨查官等渭原事
議劵之後偽往白頭山而必從大國地方作行如或
不得着足萬不得已自朝鮮地方過去慎勿令朝鮮
支供之事也清差往白頭山之說至是日始發於宋
柱之口臣等之在暢春苑時則審察渭源地界往見
白頭之事皆皇旨未下之前也彼豈有發言臣等亦
安有所聞乎彼人所謂已於暢春苑諭冬至使臣之
說益浪無據甚矣臣等於事之宜載於狀聞中者聞
即搆草見即搆草未嘗拖過一時誠有帝旨使查官

從我境作行而偽諭於臣等則此是當為狀聞第一件大事也豈有遺忘落漏之理哉臣今因彼人妄言有所陳下心實赧赧而或恐他日不知伊時事實者認謂真有是事而不為狀聞使朝家有今日難處之事則臣雖被大何不足以贖其罪茲敢以事實次第仰煩 天聽以備 睿覽焉

待罪疏 乙未九月

伏以臣得聞日昨筵話已不勝惶懼戰慄又伏見校理宋成明之疏辭意嚴正臣尤不勝悚惕置身無所事同尙 恩亦異常例人之驟聞而致訝其勢誠然茲

事既有委折臣安敢自隱於 聖明之前哉敢暴情
實以彰臣罪焉臣早忝儀賓獲侍 孝廟天眷篤至
逈出常例同時儀賓之蒙被 恩渥者舉自早歿臣
獨不死尚今在世銜 恩銘骨酬報無地少伸追慕
之誠者只在於差祭 園陵而十餘年来精力衰謝
陵寢又距京三日程或恐中路疾作致誤祀事不敢
爲求差祭官之計星霜荏苒死亡無日而犬馬之戀
何嘗少弛于中也臣今將奉 命赴燕隅歲當還設
令賴天之靈無事往返暮境筋力更何望復起爲人
也誠恐此生終不得一遂區區之願耿結之心尤萬

萬倍切而竊伏聞昔年麟平大君㴭之赴燕也承
命拜辭于 長陵此則有不敢援擬於今日而唯是
靈豈君渡以綾原大君子奉使赴燕路出 長陵火
巢之外 孝廟使之拜辭于紅箭門之外竊想 孝
廟特用異禮於渡者似出於尊待綾原之意格外
異恩固非人人之所可希倖而微悃懇迫愚不知裁
妄謂或可引例欲待行期臨迫援據故事陳章禀裁
以此意試搆疏草送示於海昌尉吳泰周又將就議
老成諸宰廣詢可否爛漫熟講而或呈或否則此是
私相質疑疏未脫藁而語先傳播以至於人心疑惑、

公議峻發實非臣意慮之所及也臣誠驚怖罔知所措擬待物議將上請譴之章矣恭閱陳疏以悉其曲折而　聖批開釋明其實狀臣於聖教之下惶恐感激不覺涕淚之沾襟也臣年老心弱戀慕誠切妄擬故事全忘猥越如使臣初不有搆草亦人之事則人雖欲疑惑從何致之也萬被誅戮亦不足以贖其罪也伏乞　聖明亟治臣罪以嚴邦憲以謝公議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昨於海昌尉疏批略示予意矣卿之援據故事欲一陳章元非不敢爲之事何用引

答太過守安心勿待罪

辭司䆃提調疏 乙丑

伏以臣伏蒙 天恩叨忝禁臠榮極一身養及老母自踵至頂無非 聖澤感激 洪私糜粉為期而性本庸闒兼且不學分甘守拙無他報效惟以差除駭分不闕 起居之班以自盡心而庶幾畢命聖世生而可幸無罪死而湮滅無傳將與草木同腐矣千萬夢寐之外 誤恩遽加除臣以司䆃提調之任臣誠驚惶不知所以為喻也該曹之擧臣名非不知臣之不如人而徒以 先朝駙馬臣獨在世故擬以政目

聞而　聖明不諒　天照乃下臣之無似臣猶自知笑罵之來何待言知自前儀賓之提舉各司者雖或有之而苟非文章詞翰必其才譜知識可用於世而局於國制不得展布故授以一司使得自試其材固非如臣椎魯無識者之所當得也而且臣有區區私情不得不呼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矣臣之家世偏蒙　國恩數百餘年之間父子兄弟迭居台鼎華衘聯仕世世不絕而臣兄又入相府今一門之內帶犀者三人帶金者一人其他仕宦者亦且十餘人而表從諸人又居宰臣之列則臣家之盛滿極矣而臣之

先世恪謹守法終始一心故得免罪戾於前而逮至今日餘教漸衰而盛滿則過之自古及今未有履盛滿而善其終者雖損之又損猶恐其不免於災何可以臣無狀復辱朝廷之名器而以益添一家之盛滿乎抱薪救火者正謂此也且臣兄本通是任而臣又代之此豈臣家兄弟輪環相授之任哉藉曰該司提調之任本非要務一除一授無甚關係云爾則千斤之重加銖兩而移者獨非古人之深戒乎不特此也臣自從喪子以後雖外爲寬抑而內自消鑠心神喪亂夜起彷徨自言自笑而居處事爲多驟妄之舉

其不至於狂奔大逵者無幾尤何可冒據取笑以辱
官方乎在公家則有官不擇人之譏在臣家則添一
盛滿之惧伏乞 天地父母諒臣肝膈之至言察臣
情勢之悶迫亟遞臣司䆃寺提調之任使臣退守私
分無陷罪辜不勝大願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儀賓之兼帶諸司提調自是古
例何用過辭安心勿辭從速察任

請鑄司䆃提調印章剳 乙丑

伏以臣方待罪司䆃寺提調本寺有不可不變通者
玆敢此仰陳焉諸司各具上下官印章而本寺則只有

郞官印一枚時或有 啓下文書則提調覆奏之際不得已取用下官印章非但等級無別事亦苟簡依他司例鑄成提調印章似不可已請令該曹 稟旨鑄頒章甚臣敢效在庫言庫之義有所煩稟爲

答曰省劄具悉劄辭令該曹稟處焉

請繼後疏

伏以臣多生男子夭而不育一子孝先長成旣娶無子而死其妻又歿尚未立後言念後事悲感倍切修撰錫五即臣生父 之曾孫而臣之四寸孫也法當承序臣所患猝然危篤若不以此時請繼則將爲

無後之鬼先臣祀事亦無可托之處不得不泣血哀
籲於纊息未絶之前伏乞 聖明俯垂哀憐特許立
後以示 聖朝繼絶之恩千萬幸甚臣病劇氣盡語
不成說瞻望 宸極但有涕淚而已臣不勝嗚咽祈
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令該曹稟處

乙未燕行時先文別錄各邑作廳私通

正使道分付内宿所房舍坪床待候爲齊每於使行
時必有所不知何許兩班入謁上使道曰吾親切於
副使書狀道使之隨來故來到是如爲遣往副使道

下處曰親切於上使道故隨來是如爲遣往書狀道
亦如是各官不敢質問其虛實於使行勉强接待或
有守令因此犯罪坐罷者是如乎上使道如或有不
得已分付之事則當使陪行營吏拈致本官衙前於
案前親自分付以防此弊人或有自稱親切於正使
道者是去等勿爲信聽爲齊
使行陪行之人例多假稱使道分付徵索某物於各
官或使喚使令推捉私人推奴徵債事多濫雜是如
乎雖是正使道行次所帶人所爲是良置非正使道
案前分付是去等勿爲發差推捉爲旀雖一張紙一

把繩非正使道業前分付是去等勿爲進排爲齊曾
前使行時負役中有假稱某使道分付使以某妓待
候某處某房而或僞以分付作私道分付各官或於
探候吏來待時假稱分付以言語言送多有濫雜之
弊至有發露被罪於書狀道者是如乎今番使行時
如或有假稱正使道分付作如此事者勿爲信聽事

致祭文

維歲次癸卯四月庚戌朔初四日癸丑
國王遣禮曹佐郎朴來羽 諭祭于卒東平尉鄭
載崙之靈惟靈粤我 孝廟有五館甥選極名門罔

[illegible]開英濤復如卿雅識令名楊家五公蟬爀芾珩文
翼ゝ憲世爲翰楨卿襲庭訓克彰家聲自在童丱已
若老成操履既確器量亦宏風標軒偉瑟彼瑰瓊鳳
膺禁臠鳳簫和鳴 寧陵眷愛逈超諸平出入非偏
沐浴 恩榮便蕃寵錫濫蒞充籯惟卿素性泊然無
營脫畧紈綺宛一書生小心謹畏凜若執盈乃如之
人百祿宜迎中歲悲歎滄桑幾更沁水春空西河淚
傾萬念都灰一身孤孰偃仰容膝茅屋數楹凝塵不
掃日親書藥朝章國典考據尤精人有質疑應如撞
鐘國有 大喪必相以卿屢管寺院歲惠斯并四伏

蕪節鈐東一行授之所问路熟車輕論其拖負廊廟
可威咼而不用寔缺輿情閱歷　四朝忠謹彌貞力
疾　庭班靡替厥誠殿鄰在魯壽期齊彭云胡一疾
奄隔幽明臨殁衰籲實沾予纓螟祝有孫佇慰九京
時邁不傳祖戴戒程撫念平昔悽懷彌縈茲遣禮官
用餞靈旌靈如不昧毋吐茲觥 李真儒製進

庚戌二月二十五日　寧陵幸行時遣通訓大夫行
户曹正郎臣鄭錫著致　祭于東平尉鄭載崙淑
靜公主墓曰靈云亡歲過周甲俯仰今昔追悼曷及
儀賓都尉葬同一域永念忠勤閟彼窀穸余謁先寢

[illegible]廣陵墓在玆土感懷深增爰玆遣官聊奠菲薄不昧者存庶幾來格 柳儼製進

正宗己亥 寧陵行幸後遣臣廣州府尹宋煥億致祭于 淑靜公主東平尉鄭之墓有嬍淑靜聖祖鍾愛妙揀相門禁臠佳配秦樓夜簫沁園春花無違夫子宜其室家謙恭簡約莊敬柔嘉脫畧綺紈動遵繩尺忠勤之操守以家則邈矣芳聲俛仰百年鬱彼佳城維廣之阡同一幽宅衣履攸藏輦路致酹先朝舊章令予謁陵又過玆鄉睠言興懷愴悼難制鑾蹕簡辰遵禮爰命守臣聊奠泂酌靈其不昧歆此菲薄

知製教尹行元製進